

地图 40-1 膝：不规则音和通俗词源

地图 40-2 膝：南北对立

Map 40-1 Knee: Irregular sounds and folk-etymology

Map 40-2 Knee: North-South opposition

1. 条目

膝 *knee* 是大腿与小腿交界部分，内有大腿骨与胫骨连接而成的膝关节，主要作伸直和弯曲运动(据《辞海》1979 年版)。有些方言里，整体的膝与膝关节的说法不相同，但诸报告不一定都提供有关的信息，有关此条目的四幅地图表现的是〈膝〉的总称，有必要在解说中提到膝关节的说法。

2. 分类

地图 40-1

本地图提供两种信息：一是语素“膝”的读音，二是特殊词形的分布点。后者在下文中略加解释。所谓“膝”的读音不等于“膝”的字音，而是指称膝的口语词形中出现的语音。方言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声母上，有三种类型：

- A. 擦音或边音的[ç]、[ʃ]、[s]、[ʃ] (少数也有[h])
- B. 塞擦音送气的[tʰ]、[tsʰ] (少数也有[tʰ])
- C. 塞擦音不送气的[tç]、[ts]

另外还出现不少不符合音变规律的，地图凡例标作““膝”的变异”，分为两种，一种出现在山西，另一种出现在南方，留待下文说明。

地图 40-2

本地图按照末位成份的形式(这里不考虑“儿”、“子”等词尾的有无)将所有词形粗分为两种：一是带“头”的，二是带“盖”的；另外还有两种复合形式“头盖”和“盖头”以及根本不带这两种形式的。下面举例，词尾的“子”和“儿”都不标，标音从略。

- A. -头：膝头、脚膝头、磕膝头、脚髁头 等
- B. -盖：膝盖、波罗盖、圪膝盖儿、脚膝盖 等
- B'. “盖”的变异：圪膝盖、圪地块、圪替跪 等
- C. -头盖：膝头盖
- D. -盖头：膝盖头
- E. 不带“头”，也不带“盖”

三音节：圪拉拜、胳膊拜、胳膊老拜、胳膊拜、磕膝包、磕膝脑壳、脚膝髁、膝脑髁 等

双音节：圪膝、磕膝、骹乌 等

3. 分布特征与解释

[地图 40-1]

3-1 “膝”的有无

首先指出，地图 40-1 上出现了符号稀疏的地区：北部的东北、河北、山东和河南以及南部的浙江和福建，请与下面三幅地图比较。这就说明，现

代汉语有很多方言根本不用词根“膝”的方言。按，甘肃也是符号稀疏的地区，但这是方言报告不多的缘故。

3-2 “膝”的读音

“膝”的中古音(MC)为*siēt，上古音也基本相同。“膝”是心母字，擦音或边音的[s]、[ç]、[ʃ]等合乎语音变化的规律，而塞擦音的[tʰ]、[tsʰ]、[tç]、[ts]等都不合乎规律。从地图可以看出，擦音和塞擦音的分布都遍及全国，并且两者之间没有分布上的规律性。为何产生了这种现象？有两种可能：

- 1) “膝”字在早期的汉语方言中就有擦音(*s)和塞擦音(*tʰ)两种系统并存，而文献记录只保存下来擦音系统的字音。
- 2) “膝”字在早期的汉语方言中只有声母为擦音的一读*siēt，而这个词素却与某一个词素“X”发生了同音冲突，以致声母变读为塞擦音。

第一种解释是比较法一般采取的观点。第二种解释是按照语言地理学的思维方式提出来的一种假说，目前想必很少有人接受。但我们敢提出这种观点，旨在主张也存在这种可能性，而不管此说是否说出了真理。与“膝”发生同音冲突的语素，有一个候补是“舌”。

方言口语词当中的“膝”字，也有韵母或声调不符合语音变化规律的。譬如，长江中游(湖北东部、安徽西部、江西北部以及湖南东部)分布着声母为[s]而韵母不合乎变化规律的读音，地图标作““膝”的变异(2)”。有的报告仍将它写作“膝”，而有的写作“色”。

红安(湖北)：色头[se̞̞̞ tou](《红安县志》)

临川(江西)：膝头[set̚ tʰɛ:u](《临川音系》)

第一音节的声调均为入声，其词源肯定是“膝”。至于“膝”字的字音，红安是[tʰɛ̞̞̞]，临川是[çit̚]。口语中的读音与此不相同，很可能是“膝头”(MC: *siēt dǎu)和“舌头”(MC: *d̪iɛt dǎu)发生了类音牵引所致。譬如，在下列方言中，“膝”和“舌”的声韵母完全相同了(通城属湖北省，奉新属江西省，分别引自《通城方言》和《客赣方言比较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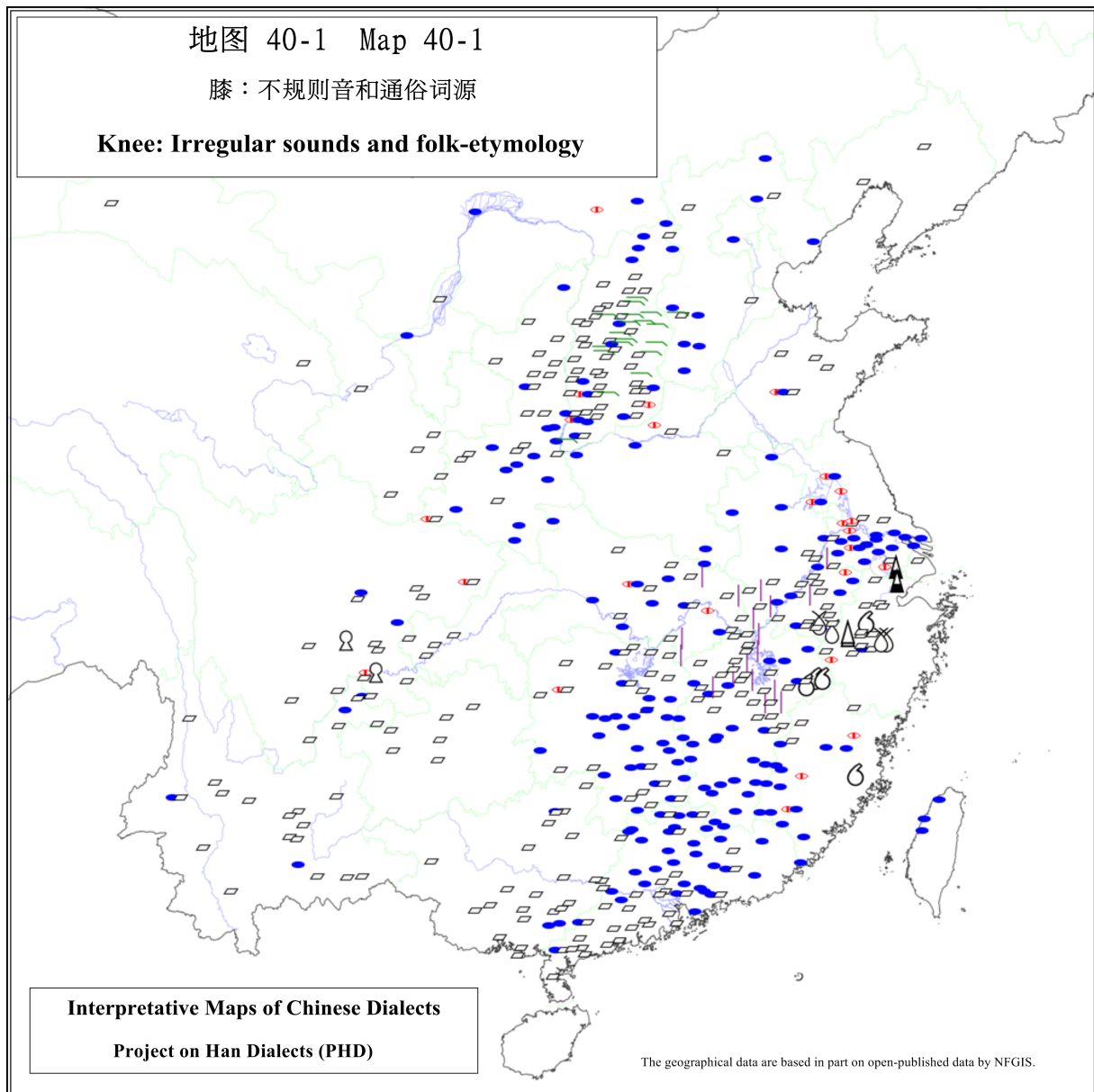
通城：se̞̞̞ diau kəŋ(色头拱) / se̞̞̞ tiau(舌头)

奉新：set̚ tʰɛ̞̞̞ kuit li(口骨头拐) / set̚ tʰɛ̞̞̞(舌头)

“膝”是阴入字而“舌”是阳入字，奉新还保留这种区别。通城不分阴入和阳入，膝义的[set̚]和舌义的[set̚]完全同音，但“头”字却形成了清浊之别(d/t)。除此之外，通城加上了[kəŋ]，奉新加上了[kuit li]两个音节，这也可以看做方言回避同音冲突的措施。

3-3 通俗词源

山西有不少地点“膝盖”变成了“地跪”，地图标作““膝”的变异(1)”。这很可能由“跪下接地”的形象得来。如比较“膝盖”和“地跪”的语音，就可以知道语音在变化的前后没发生太大的变化。如太原方



I. "膝" 的读音 / Phonetic variations of "xi"

- ◇ c-, ʃ-, s-, t-
- ◁ tɕ-, ts-
- tɕ^h-, ts^h-
- | "膝" 的变异 /variants of "xi" (1): [set], [seʔ]
- "膝" 的变异 /variants of "xi" (2): [ti], [t^hi]

II. 通俗词源 / Folk-etymology

- ⌘ 猢猻头 husuntou (monkey head)
- ⓪ 猫利头 maolitou, 猫头 maotou (cat head)
- ▲ 娘舅 niangjiu (maternal uncle)
- ⓪ 和尚 heshang (Buddist monk)
- △ 坛瓶盖 tanpinggai, 汤瓶盖 tangpinggai

言有两种说法(据《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

圪膝盖[kəʔ tɕʰiəʔ kai] / 圪地跪[kəʔ ti kʰuei]

地图 40-1 也表示出若干特殊词形的分布。

• 娘舅

吴江(江苏): [niẽ dʒiɯ] (《当代吴语研究》)

• 猢猻头、猴猻头

义乌(浙江): [fu suɿ də:n] (《义乌方言研究》)

淳安(浙江): [hu sa tʰu] (《淳安县志》)

歙县(安徽): [u sã tʰiu] (《安徽省志方言卷》)

• 猫头、猫利头

桐庐(浙江): [mɔ de] (《桐庐方言志》)

永泰(福建): [ma li lau] (《永泰县志》)

• 汤瓶盖

建德(浙江): [tʰã pʰien kie] (《严州方言研究》)

• 和尚

乐山(四川): [ho saŋ ə] (《乐山方言》)

“娘舅”就与称〈舅父〉的形式相同,但何以如此,现无线索可考。其他词形均从〈膝盖〉的形象着想,是无疑的。如“猢猻头儿”,以膝盖形似猴头而得名(《义乌方言研究》: 97)。但是通俗词源的产生往往由语音变化诱发,是值得注意的。“猢猻头”分布在自新安江流域至东阳江流域的一条线状地区,而这一带占多数的说法是“脚膝头”,如歙县也说“脚膝头”[tɕia siʔ tʰiu]。试假定“猢猻头”的前身是“脚膝头”。这一带方言的一个特点是儿尾表现为以自成音节的 ɲ 或 -n 韵尾(方松熹 1986),“脚膝头”中的“膝”原先可能也带儿尾,即“膝儿”[siəʔ ɲ] > [siən],而后来习焉不察,这个音节[siən]做为“膝”的语音形式固定下来。然后,[siən]的介音[i]或者脱落,或者由“头”字的韵尾[u]同化而变为带有[u]介音,以致“膝头”的语音接近“猻头”,或与此完全同音了(sən dəu 或 suən dəu)。

[地图 40-2]

3-4 “头”和“盖”的南北对立

“盖”多数分布在淮河-汉水以北的北方地区,而“头”多数分布在长江以南的南方地区。江淮之间或长江流域是两种势力角逐的地区,有的方言点用“盖”,而有的用“头”,也有两种都用的方言点。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有不少方言根本不使用“盖”和“头”,尤其是自河北往南至安徽、湖北的一带多出现不含这两个语素的三音节形式。这个问题待地图 40-3 和 40-4 的地图解说加以解释。山西也有不少不含“盖”的词形,但写作“跪”或“块”的是应为“盖”的变异。如清徐方言说“圪地块”[kəʔ ti kʰuai]。

第二个问题是“盖”和“头”到底哪一个更古老?

有一个旁证是,按文献记载可以说“头”古于“盖”(岩田 1986)。在地图上有一种引人注目的形式是“头盖”,其分布点限于长江以南,很可能原来就说“膝

头”,而后来与从北方传播来的带“盖”的词形接触,以致产生了“头盖”(参见地图 40-4 解说)。

关键词: 不规则音、同音冲突、通俗词源、南北对立

Summary

We created two maps focusing on some of the lexical forms representing “knee”. Map 40-1 has two purposes: one is to examine the sound of the stem xi 膝, two systems of its initial consonant in particular, and the other is to show the lexical forms created by folk-etymology.

The sound of xi 膝 was MC *siēt, with the fricative *s for its initial consonant, but some forms in modern dialects contain the initial consonant that was derived from the affricative *tsʰ. Both types of forms have wide, overlapping distribution areas. It is assumed from the standpoint of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that two systems, *s and *tsʰ coexisted in Old Chinese, but we would like to suggest the possibility of homonymic collision from the standpoint of linguistic geography. A candidate is she 舌 (MC: *dʒiēt), which actually attracted the word xi 膝 and has become homophonous in some contemporary dialec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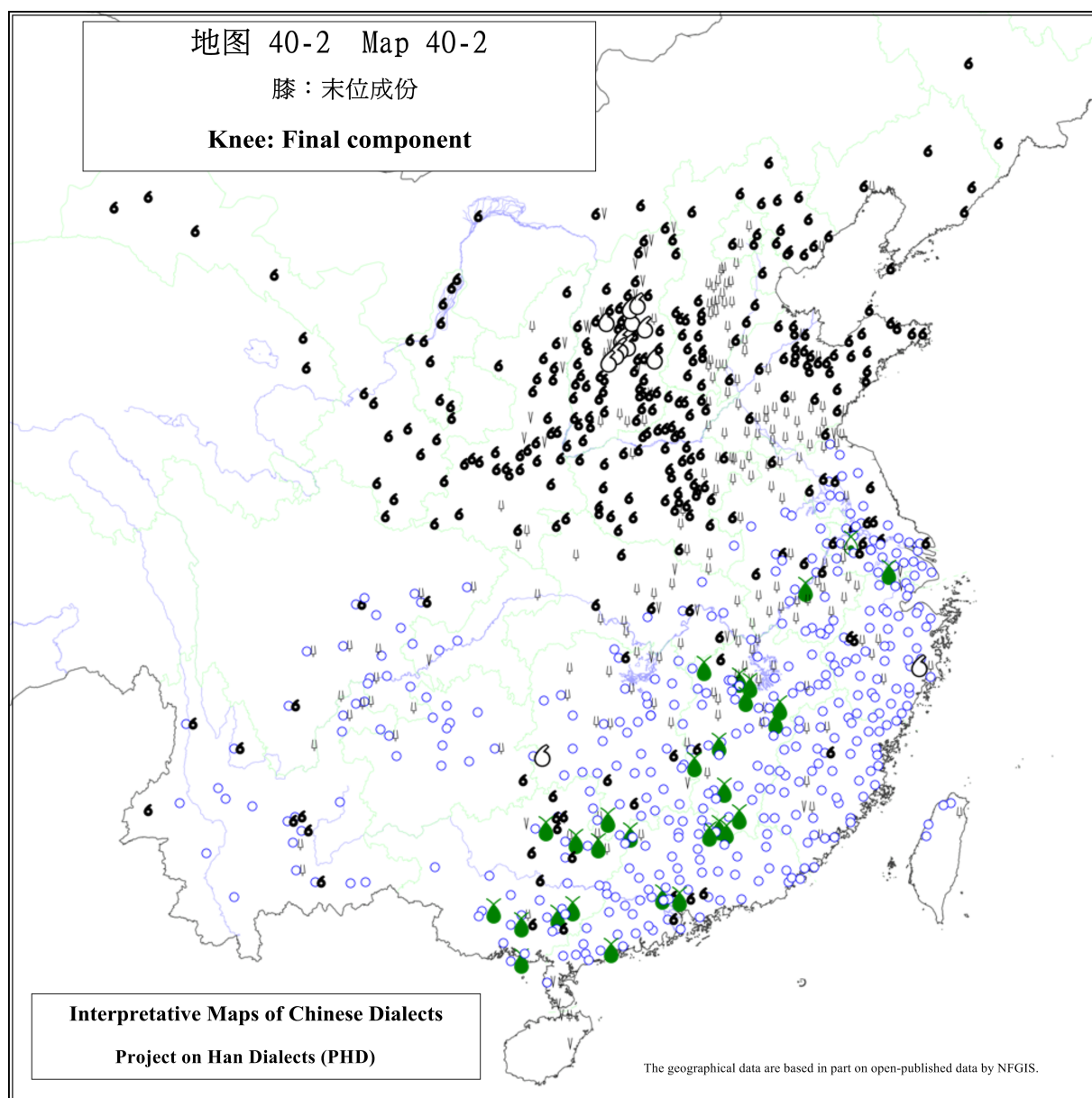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many modern dialects lost the original stem xi 膝, which we will discuss in the summaries for Maps 40-3 and 40-4.

We would like to point out that folk-etymology is often triggered by phonetic similarities and phonological change. For instance, in some dialects in Zhejiang, the stem xi in the form jiaoxitou 脚膝头 might have had a suffix -n, and the phonetic similarity of last two syllables with a form suntou 猻头 triggered speakers' association with ‘monkey head’, i.e., husuntou 猢猻头.

Map 40-2 illustrates the North-South opposition for these lexical forms. The constituent tou 头 distributes in the South and gai 盖 distributes in the North, with the former older than the latter. The blend form tougai 头盖 in the South is due to the contact of -gai 盖, which come South to the areas where the form xitou 膝头 pre-existed.

Keywords: irregular sounds, homonymic collision, folk-etymology, North-South opposition

(岩田礼, Ray Iwata)



A. -头 tou

- 膝头 xitou, 脚膝头 jiaoxitou etc.

B. -盖 gai

- 膝盖 xigai, 磕膝盖 kexigai, 波罗盖 boluogai

B'. "盖"的变异 /variants of -gai

- ⌒ 跪 gui, 块 kuai

C. -头盖 tougai

- 膝头盖 xitougai

D. -盖头 gaitou

- ⌒ 膝盖头 xigaitou

E. 不带 "头" 或 "盖" /forms without -tou or -gai

- ⌒ 三音节 /trisyllabic
- ⌒ 双音节 /bisyllabic

地图 40-3 膝：构词法

Map 40-3 Knee: Word formation

1. 目的

指称膝 *knee* 的词形三音节的尤多，而其种类在全国不止有一百种，光看字面难以分类，但若观察各种词形的构词法及每一构词成份的声母，可以看出某种规律性。本地图根据构词法上的特点归纳出五种大类(系)。本解说的论旨已发表在岩田(2007a)，请参照。

2. 词形的分类

A. “膝头”、“膝盖”

不带前缀，也不带中缀，均为双音节，包括带儿尾的形式(“膝头儿”和“膝盖儿”)。

B. “p-l-k”、“k-l-p”

声母以 p-l-k 或 k-l-p 为序出现的三音节词及其变异。分类时不考虑韵母和声调的种类。l-音节是中缀，p-l-k 的 k-是“盖”。

B-1 “p-l-k”

寿光(山东): 波罗盖[pə luə kɛ]

北京: 膊楞盖儿[pə ləŋ kair]

B-2 “k-l-p”

临西(河北): 胳膊拜儿[kɿ lə pɛr]

赣榆(江苏): 胳膊拜儿[kə par]

后一例可以看做 l-音节弱化而脱落所致。

B-3 “k-l-k”

日照(山东): 戛拉盖儿[ka la kɛr]

C. X(prefix)+词根(stem)+“头”或“盖”

X 为前缀，包括 k^h-、k-和 p-三种。词根大多数都是“膝”。多数是三音节，但也有一些缺少末位成份(“头”或“盖”)的。

C-1 “[k^həʔ]膝头”、“[k^həʔ]膝盖”

声母为送气的 k^h-, 如[k^həʔ^{入声}]、[k^hoʔ^{入声}]、[k^hɛ^{阴平}]、[k^hə^{阴平}]、[k^hu^{阴平}]等，字写作“磕”、“克”、“客”等，现统称为[k^həʔ]。

户县(陕西): 磕膝盖[k^hu tɕ^h kɛ]

合肥(安徽): 磕膝頭[k^hɛʔ tɕ^hiə t^hu]

C-2 “[k^həʔ]膝盖”

声母为不送气的 k-, 如[kəʔ^{入声}]、[ku^{阴平}]等，字写作“圪”或“胳膊”，现统称为[kəʔ]。

太原(山西): 圪膝盖[kəʔ tɕ^hiəʔ kai]

天镇(山西): 圪膝[kəʔ tɕ^hiə]

C-3 “[pə]膝盖”

声母为 p-, 如[pə^{阴平}]、[pə^{阴平}]、[puo^{阴平}]、[pu^{上声}]，字写作“波”或“薄”，现统称为[pə]。

西宁(青海): 波膝盖[pə ɕi kɛ]

D. 词根(stem)+头tou+X(suffix)

多数是三音节，少数也有四音节的。词根过半

是“膝”而少数也有“腿”(leg)义的“骹”或“脚”。X 过半是后缀(suffix)，但有些则具实在语义。

D-1 “膝头+X”、“膝脑+X”

X 多为以 k-起音的后缀，声调多数是上声或阴平如[ku^{上声}](古、牯、股、鼓)、[kuŋ^{阴平}](公)、[ko^{阴平}](哥)等。“膝头+盖”和“膝头+骨”的构词法及末尾音节的声母与此相同，现统称为“膝头+k-”。

浏阳(湖南): 膝头古[tɕ^hi t^hiau ku]

斗门(广东): 膝头哥[sɛp hɛu kuə]

铜陵(安徽): 膝头盖[si rəu kɛ]

常宁(湖南): 膝头骨[tɕ^hi t^hu ku]

X 也有 n-或 l-起音的(主要是“脑”)及其变异，分布领域与“膝头+k-”重叠。

宁都(江西): 膝头脑[tɕ^hit t^hɛu nau]

宜丰(江西): 膝脑公[səʔ lau kɿn]

这种“脑”可能已经不是后缀，如前一例“膝头脑”受到通俗词源的影响，是无疑的。

以上诸形在地理上形成此类的大本营，而长江下游吴语的边缘地区则出现 X 均以唇音声母 p-或 m-起音的。这种语素则具有实在的语义。

如皋(江苏): 膝头盘儿[ɕieʔ t^hɛi p^hur]

D-2 “脚头+X”

从化(广东): 脚头鼓[kɕɛk t^hɛu ku]

D-3 “骹头+X”

永春(福建): 骹头鸣[k^ha t^hau u]

X 多为阴平或上声，在这一点与 D-1 类相同。另外，闽南也出现单个儿的“骹头”，因其分布与“骹头 X”相连，故处理为 D-3 类的变异。

澄海(广东): 骹头[k^ha t^hau]

E. 词根(stem)+X+头 tou

多数是三音节，少数是四音节。词根或是“膝”或是“腿”义的“脚”或“骹”，少数也有复合形式的“脚膝”。X 多数都有实在语义。

E-1 “膝+X+头”、“脚膝+X+头”

苏州(江苏): 膝馒头[sin mō dɿ]

丹阳(江苏): 脚膝馒头[tɕiaʔ tɕ^hir mu]

萧山(浙江): 脚膝骹头[tɕia ɕi k^ho dio]

另外也有“脚膝骹”，是“头”脱落所致。

浦江(浙江): 脚膝骹儿[ɕyo sə k^hən]

E-2 “脚+X+头”、“脚膝头”

永康(浙江): 脚窠头[tɕiAu k^hoə dəu]

黟县(安徽): 脚膝头[tɕi:u sa t^hau]

E-3 “骹+X+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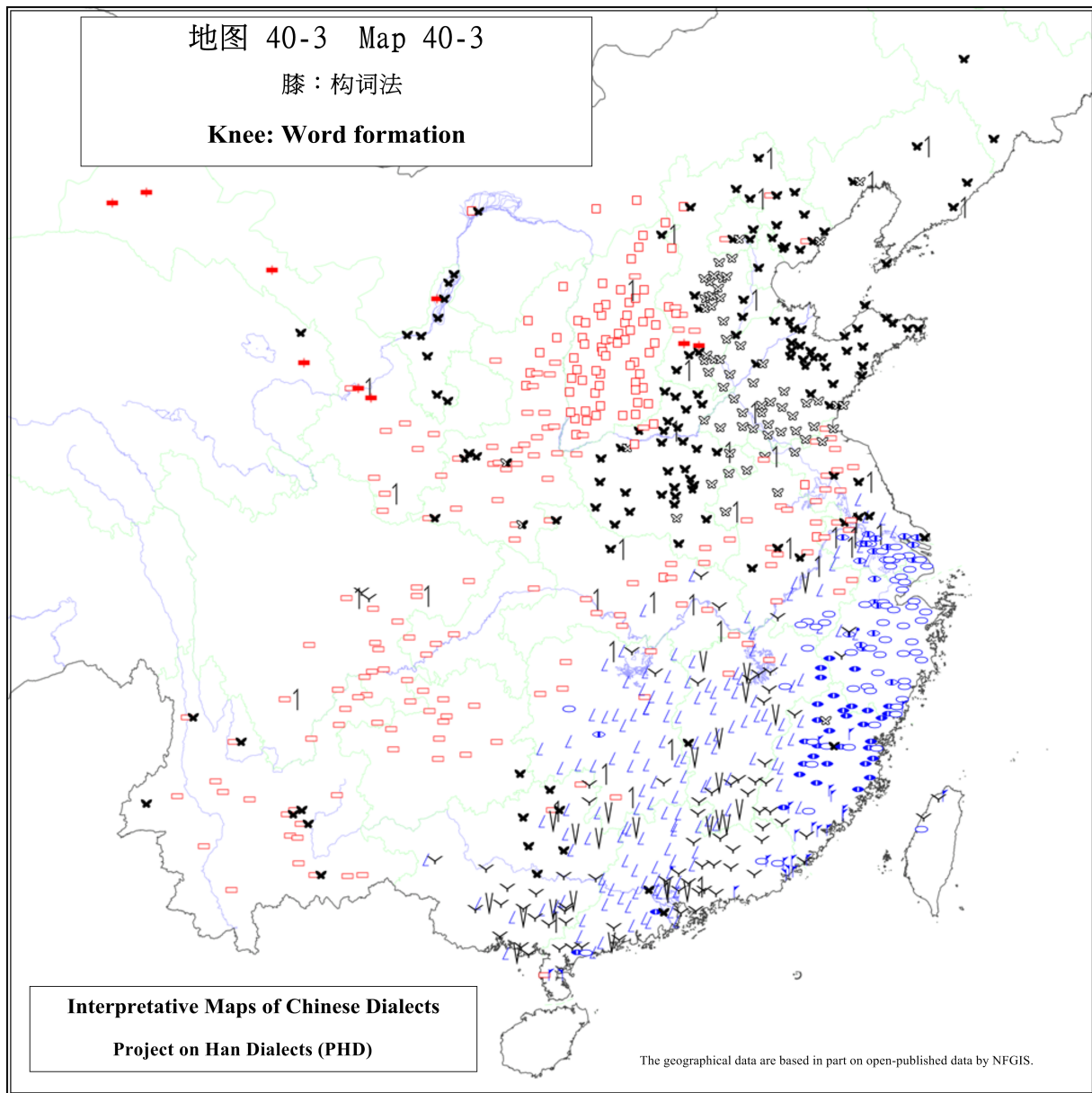
建瓯(福建): 骹腹头[k^hau pu t^hɛ]

庆元(浙江): 骹石头[k^hɔ ɕiʔ tiu]

3. 分布特征与解释

3-1 分布特征

A 系(单个儿的“膝头”或“膝盖”)虽然历史文献



A. 膝头 xitou, 膝盖 xigai

- ∨ 膝头 xitou
- ┆ 膝盖 xigai
- ∨ 膝头盖 xitougai

B. p-l-k, k-l-p

- ✕ B-1 p-l-k
- ✕ B-2 k-l-p
- ✕ B-3 k-l-k

C. X(prefix)+词根 (stem)+头 tou, 盖 gai

- C-1 [kʰəʔ]+膝头 xitou, [kʰəʔ]+膝盖 xigai
- C-2 [kəʔ]+膝盖 xigai
- C-3 [pə]+膝盖 xigai

D. 词根 (stem)+头 tou+X(suffix)

- ∟ D-1 膝头 xitou+X, 膝脑 xinao+X
- ∟ D-2 脚头 jiaotou+X
- ∟ D-3 骹头 qiaotou+X
- ∟ D-4 骹头 qiaotou

E. 词根 (stem)+X+头 tou

- E-1 膝 xi+X+头 tou, 脚膝 jiaoxi+X+头 tou
- E-2 脚 jiao+X+头 tou, 脚膝头 jiaoxitou
- E-3 骹 qiao+X+头 tou

上出现得最多，现在也占了标准语的地位，但是方言中的出现频率并不高。单个儿的“膝头”集中分布在江西东南部至广东东部的客家地区，少数也出现在长江中游。至于单个儿的“膝盖”，其分布点则很分散。

其他四系分布领域较为明显。B系(p-l-k和k-l-p)和C系(X位于词头的)分布于北方和长江流域。其中B系几乎覆盖了北方的东部，另外还经过河南延伸到陕西、宁夏等西北地区，部分也分布在江苏；C系分布于北方的西部(山西以西)以及长江流域。

D系(X位于词尾的)和E系(X位于词中的)分布于长江以南且湖南、广西以东。其中D系的大本营是江西、湖南以及广东，而北边沿着长江延伸到长江下游，另外闽南也有相同的构词法；E系分布于分布在吴闽地区以及徽州，但不包括闽南。D系与E系大概以天目、武夷两大山脉为界，形成南方方言中的东西对立(Iwata1995)。

3-2 解释

就地图上出现的词形而言，汉语方言共同的原始形式应为“膝头”。北方方言现在不使用“头”，而使用盖子(lid)义的“盖”，这是出于使膝的词义明确化的要求，大概是原表尖端义的“头”虚化以致变成词尾以后的变化。

南方客家地区还保留单个儿的“膝头”，但其周围地区都变成D系“膝头X”，如“膝头哥”。这是南方西部“膝头”类方言内部产生的共同创新(shared Innovation)。“膝头X”的X多数是词尾。湘赣方言的名词富于后缀，这是有系统性的创新而不仅是“膝头X”一词的特征。

分布于南方东部的E系也是从“膝头”变来的，但与南方西部不同，这一带方言的特征是“膝头”之前必加一个腿(leg)义的语素，即“脚膝头”或“骹膝头”。但这类词形中的词根“膝”后来由其他语素代替，其细节留待地图40-4的解说详论。

分布于北方及长江流域的B系和C系都来源于“圪膝头”，是带前缀的“圪”(MC:*kak)。我们认为此语素来源于“脚”(MC:*kiak)，后来虚化变成“圪”，是与arm、elbow等肢体名称所用的前缀类化所致(参见地图33-1和34-1)。

北方的“圪膝头”后来变成“圪膝盖”，现在保留在晋语中。这就是说C系古于B系。B系的k-l-p带“圪”(亦作“咯”)，如“咯啦拜”，但是从地图可以看出，它集中分布于北京以南徐州以北的大运河沿岸，而其周围都有p-l-k，如“波罗盖”。此乃为典型的周围分布。据此可推，k-l-p是从p-l-k变来的，是倒位作用(metathesis)所致。那么，“圪膝盖”是如何变成p-l-k的？这个问题留待40-4解说讨论。

关键词：构词法、东西对立、共同创新、通俗词源、

虚化、周围分布

Summary

Many of the lexical forms representing “knee” are tri-syllabic. We classified them into five types, focusing on their word formation:

- A. bi-syllabic forms *xitou* 膝头 and *xigai* 膝盖
- B. tri-syllabic forms in which the initial consonants appear in the order of p-l-k or k-l-p
- C. X (prefix) + stem + *tou* 头 or *gai* 盖
- D. stem + *tou* 头 + X (suffix)
- E. stem + X (substantial morpheme) + *tou* 头

We consider that the above types all changed from the common proto-form *xitou* 膝头, which presently clusters in the Hakka area in the South, though in low frequency.

Types E and D exhibits an east-west opposition, bordered by Tianmu and Wuyi mountain belts. Type D is distributed to the west of the border, Jiangxi, Hu’nan, and Guangdong. It is characterized by postposing a suffix to *xitou* 膝头. This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 can be seen in other noun lexicons as well, an innovative feature shared by the western dialects in South China.

Type E is distributed along the Southern coast. It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preposing of *jiao* 脚 or *qiao* 骹, both representing “leg”, to the proto-form *xitou* 膝头. The stem *xi* 膝 was later replaced by other morphemes, such as *man* 馒 (mantou) and *fu* 腹 (berry), for motivating the whole word.

Types B and C seen in the North can be traced back to *jiaoxitou* 脚膝头. The component *jiao* 脚 (MC: *kiak) would have changed into a prefix *ge* 圪 (MC: *kak), due to the analogy of this word being used for body parts such as “arm” and “elbow”. The component *tou* 头 would later change into *gai* 盖, and this particular form is still preserved in the Shanxi dialect. We can conclude from this that Type C are older than type B, and the p-l-k forms were preceded by *gexigai* 圪膝盖.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p-l-k forms surround the k-l-p forms, from which we can assume that the p-l-k forms would have changed into the k-l-p forms by metathesis.

Keywords: word formation, East-West opposition, shared innovation, folk-etymology, grammaticalization, concentric distribution

(岩田礼, Ray Iwata)

地图 40-4 膝：混淆形式

Map 40-4 Knee: Contaminated forms

1. 目的

从膝 *knee* 义的词形及其地理分布中可以窥见方言接触的实际情形。方言词是会旅行的，这一般称做“传播”。某一词形在其传播的过程中与其他词形接触，而混淆形式(contaminated form)的产生则是词形接触的一种结果。这里所说的“混淆”既包括{X+Y/2}式的紧缩语(blend word)的产生，也包括以音素为单位的语音感染现象，我们认为凡这些均为语言形式的污染现象。

2. 词形的分类

此地图将诸词形分为三大类：前缀式、中缀式和后缀式。这样命名既考虑各种词形共时上的构词法，即 X 在一个词形中的位置，也兼顾历史上曾发生过三种混淆的可能性。下文主要讨论地图 40-4 以大型符号标示的词形，词例在文中一一列举。

3. 分布特征与解释

首先总结 40-3 解说的论述。

1) 地图上的词形绝大多数都来源于“膝头”。这个“膝头”可前加 *leg* 义的语素，即“脚”(MC: *kiak)或“骹”。加不加可能是某种语用上的区别。

2) 后世的变化因地域而异(“脚”和“圪”分别标做 [kiak] 和 [kak])：

北方：[kiak]膝头 > [kak]膝头 > [kak]膝盖 >

p-l-k > k-l-p

南方东部：[kiak]膝头、骹膝头 > [kiak]X头、骹X头

南方西部：膝头 > 膝头X

下文在此基础上论述。

3-1 后缀式的混淆(C 系)

南方西部的词形来源于不带腿(*leg*)义语素的“膝头”，从而孳生了带词尾的形式，即“膝头 X”。这种构词法也在外来形式的吸收上发挥了束缚作用，如当北方带“盖”的形式传进来的时候，这些方言以“盖”代替原有形式“膝头 X”中 X。按，“膝盖头”只见于江苏丹阳。

东自安徽西至四川的长江流域则出现不少这类混淆形式，地图以平行四角形和银杏叶形的符号表示。下例中 p-和 l-分别代表以 p 或 l 声母起音的任何语素。

(1) 磕膝+p-(+l-)

安庆(安徽)：磕膝坡子[k^hɛ tɕ^hi po tsɿ]

光山(河南)：客膝包儿[k^hɛ tɕ^hi par]

达县(四川)：磕膝波罗[k^hɛ ɕi po nu]

(2) 膝头+p-(+l-)

高淳(江苏)：膝头波罗[ɕiəʔ dei po lo]

湖口(江西)：色头包嚼[sɛ dəu pau tɕ]

(3) 膝+l+p-

贵池(安徽)：膝罗坡子[tɕ^hi no po tsɿ]

宿松(安徽)：塞螺坡[sæ lo po]

以 k^h声母起音的前缀下文都写作“磕”。请注意，p-音节多数都是阴平。

长江流域，尤其是其中下游地区是不同词形或者毗邻分布或者叠加分布，主要有三种系统的词形：一是北方系统的“p-l-k”(A-2)，二是“磕膝头”(A-1)，三是南方系统的“膝头 X”(C)。其中“磕膝头”和“膝头 X”原来就有：“磕膝头”在北部，“膝头 X”在南部。后来北方的 p-l-k 传至长江流域。当不同词形在一个方言中或在一个地区共存而势力颀颀的时候，方言也会采取折衷法以企图停战。有两种折衷法。一是“词义的分工”，如安徽合肥方言既说“波罗盖子”[pu lu kɛ tsə]又说“磕膝头”[k^hɛʔ tɕ^hiə t^hu]；前者指整个的 *knee*，而后者则指 *knee bone* (据《合肥市志》)。但更多见的折衷法是“紧缩”式词形的形成。上述(1)和(2)两类的形成可以如下表示：

(1)类：“磕膝头”+“p-l-k”→磕膝+“p-”或“p-l”

(2)类：“膝头 X”+“p-l-k”→膝头+“p-”或“p-l”

可见词形紧缩的方式都是“后缀式”，即末位的“头”或“X”以 p-l-k 系统词形的一部分(p-或 p-l)代替。

至于(3)类的“膝+l+p-”，其分布与(2)类的“膝头 +p-”毗连，是“头”音节弱化以致变成了 l-音节 (详见岩田 2007a:129-131)。

以上所论后缀式的混淆是较为晚起的现象，而下述两种混淆的发生年代较之晚多，可能是唐宋时期。

3-2 中缀式的混淆(B 系)

南方东部吴闽方言膝义的词形来自“脚膝头”或“骹膝头”。这些词形的词根“膝”后来由其他语素代替。“中缀式的混淆”就指这种现象。在闽语地区，“膝”由“腹”、“石”等语素代替，这是出于通俗词源的作用。

在吴语地区，“脚膝头”的“膝”由另一种表膝的语素代替，即“髁”(MC: *k^hɑ^{阴平})或“髁”(MC: *k^hua^{阴平})。这两个字《广韵》和《集韵》都有记载，义注都作“膝骨”，很可能是中古时期北方的权威方言中使用的口语词，与表肩(shoulder)义的“髀”(MC: *pak)相同 (参见地图35解说)。“髁”和“髀”的差异在介音 -u- 的有无，下文笼统标作“k^hɑ”。此语素后来也传播到吴地，以致土著方言将“脚膝头”说成“脚k^hɑ头”，是同义代替。也有一些方言接受此语素的同时也保留了“膝”，即“脚膝髁头”。“k^hɑ”的词源后来习焉不察，以致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有些方言给它赋予了一个通俗词源“窠”(MC: *k^hɑ^{阴平})，即鸟窝。北部吴语则干脆把它改为“馒头”的“馒”。

3-3 前缀式的混淆(A 系)

前缀式 A-1 类的词形既有声母为不送气的 k-音节有有送气的 k^h-音节,前者分布于晋语地区,后者主要分布于长江流域以及北方西部(陕西以西)。两者的分布是连续的,必定是同源关系。基于上文拟测,变化的方向应为 k->k^h,而不相反。问题是为何产生了这一变化?我们认为,这是现代北方方言中已被淘汰的语素“k^ha”曾发挥作用的缘故。中古时期北方通用的词形很可能是“kak 膝头”,当时“kak”已当前缀作用,而唐宋时期流行的俗语“k^ha”与此接触并致使“kak”改变为“k^hak”。“前缀式的混淆”就指这种现象。这在目前还只是一个假设,但类似变化发生在西北地区以及河北的若干方言中,如:

西寧(青海): 波膝盖[pə ei ke]

内丘(河北): 波膝盖[pu tɕ^hi kar]

带“波”(地图凡例标作[pə])的词形,其周围都有 p-l-k 系统的词形。据此可推: [k^ha]膝盖>[pə]膝盖,即首位声母 k^h-由 p-l-k 的首位声母 p-代替。

3-4 p-l-k 类词形的成因

p-l-k 类词形的前二音节当初该构成叠韵,这种形式在淮河以北地区已经少见,但在江淮方言中保存得较完整,如,

扬州(江苏): 波罗盖子[pə lo ke tɕɛ]

p-l-k 的首位语素来自“膊”,但不是肩胛(shoulder bone)义的“膊”(MC: *pak),而是《集韵》义注作“髀也”的“膊”(MC: *p^hak),但其声母后来变成不送气音,还是肩胛义的“膊”的影响。一个假设是,在《集韵》的时代“膊”已经构成了三音节词,现标作“p^hak 膝盖”,而这个词的前身则是“磕膝盖”[k^hak siēt kai]。其首位声母 k^h-变成 p^h-,可能是一个词形中存在的三个 k 类塞音发生了异化所致。

“pak 膝盖”(<p^hak 膝盖)变成了 p-l-k(首位音节按音变规律该变为[pə^{明平}]),此乃词根的“膝”在语音上弱化的缘故,是受北方方言中发达的“中-弱-强”式词重音的制约。类似变化见于现代的安徽中部的方言中,如:

颍上(安徽): 磕老头子[k^hɿ lə t^hɿo tsɿ]

来安(安徽): 磕勒头子[k^hə? lu təu tsɿ]

这些词形的第二语素很可能原来就是“膝”,来安的第二语素读轻声,这就证明“膝”弱化以致变成 l-音节的假说;颍上的第二语素不读轻声而读上声,这必定是后起的变化,是 l-音节和“头”的组合令人联想到“老头”(老人)的缘故。

从共时角度看,p-l-k 或 k-l-p 系统的 l-音节是一种中缀,也见于腋(armpit)、前额(forehead)、蜗牛(snail)等义的北方方言词形中(参见地图 39-2 腋、17-2 蜗牛)。对此也会有不少学者认为是古代汉语中缀的遗留,但事实却不然。

关键词: 混淆形式、方言接触、前缀式、中缀式、后缀式、中古汉语中的口语词、同义代替、“中-弱-强”式的词重音

Summary

Based on the hypotheses we made on the overall changes on the forms for “knee” in the Map 40-3 summary, we would like to propose here that contamination affected such changes in many cases. Three types of contamination can be considered: suffixed type, infix type and prefixed type.

1) Suffixed type

It would have been created relatively recently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by substituting the final syllable of the original form with p-(l-), which is part of the p-l-k form transmitted from the North.

2) Infix typ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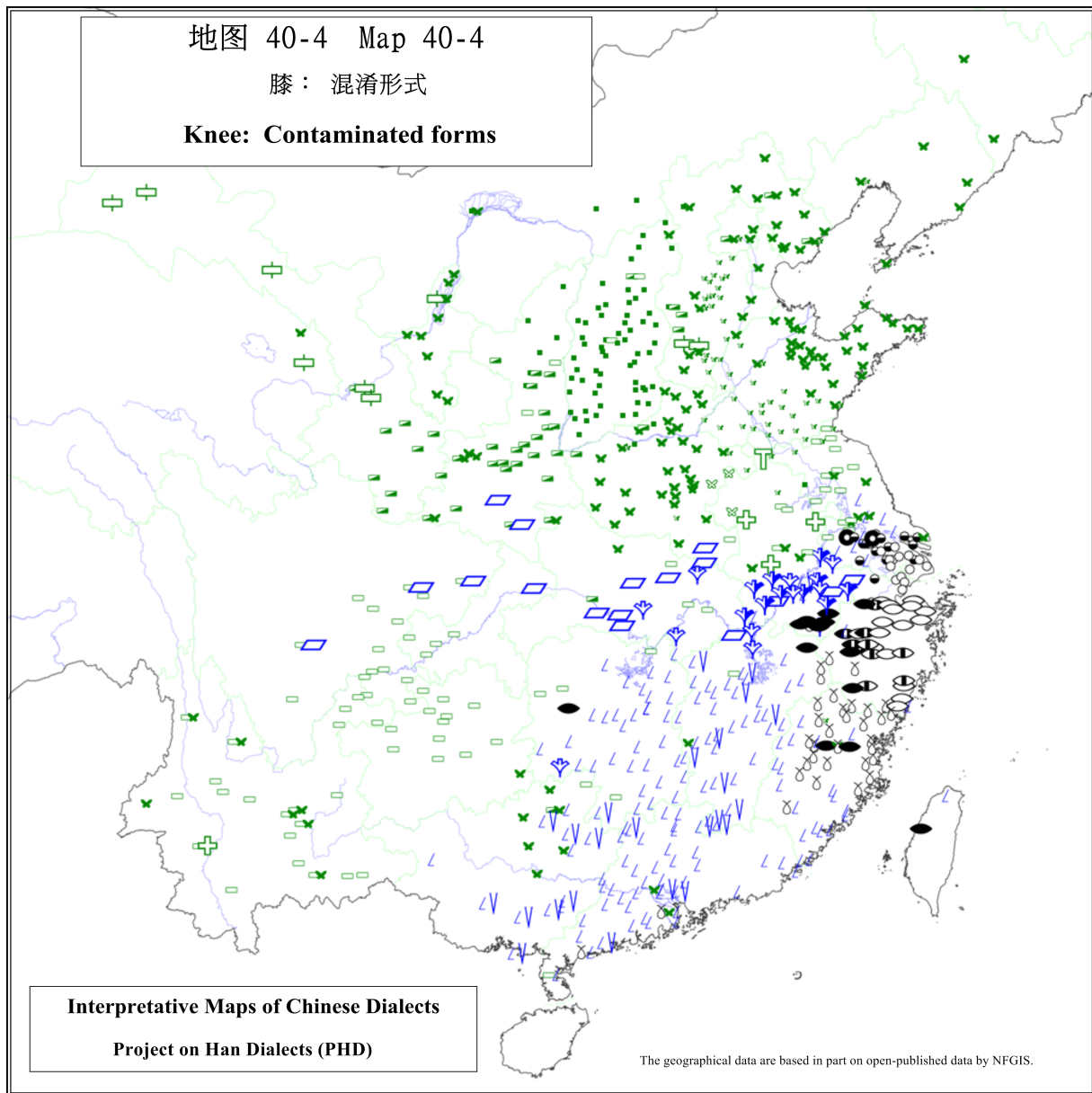
We assume that this change occurred in the Wu area around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It would have been created by replacing the stem *xi*膝 of the original form *jiaoxitou*脚膝头 with the synonymic form of Northern origin, namely *k^ha^{la}, which also meant “knee”. Later on, this form *k^ha^{la} would have been further replaced by other words such as *man*馒 or *mantou*馒头 as a result of folk-etymology. The similar replacement of the stem occurred to *qiaoxitou*骹膝头 in the Min area.

3) Prefixed type

It is assumed that this change occurred in the north also around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 form *gexitou*圪膝头, which had a prefix *kak, would have come into contact with the form *k^ha^{la} mentioned in 2) above, and its initial consonant *k would have changed to aspirated k^h. The form *kexitou*磕膝头 thus produced changed to *kexigai*磕膝盖[*k^hak siēt kai] in the North (cf. Map 40-2). We assume that this form further developed to the p-l-k form; in the first place it changed to [*pak siēt kai], due to the analogy to the form *bo*膊 (MC: *pak) meaning “shoulder bone”. Subsequently the second syllable in this form was weakened by undergoing the ‘middle-weak-strong’ type stress, and eventually changed to the l- infix.

Keywords: contaminated form, dialect contact, prefixed type, infix type, suffixed type, MC colloquial word, synonymic substitution, ‘middle-weak-strong’ type stress

(岩田礼, Ray Iwata)



A. 前缀式 /Prefixed type: X+stem+gai, tou

A-1 带前缀 /Forms with a prefix

- [k^həʔ]+膝头 xitou, [k^həʔ]+膝 xi
- ▤ [k^həʔ]+膝盖 xigai
- [kəʔ]+膝盖 xigai, [kəʔ]+膝 xi
- ⊞ [pə]+膝盖 xigai

A-2 p-l-k, k-l-p

- ✱ p-l-k: 波罗盖 boluogai etc.
- ✱ k-l-p: 咯拉拜 gelabai etc.
- ✱ [tɕie]+[l-]+[p-]: 磕老拜 kelaobai
- ⊞ [k^hə]+[l-]+[p-]: 磕老拜 kelaobai
- ⊞ [k^hə]+[l-]+头: 磕老头 kelaotou

B. 中缀式 /Infix type: stem+X+tou

- 脚膝头 jiaoxitou
- ◐ 脚膝 jiao+X+(头 tou) / X: [k^h-](髌), [k-](骨)
- ◑ 脚 jiao+X+头 tou / X: [k-](骨)
- ◒ 脚 jiao+X+头 tou / X: [k^h-](髌, 窟 etc.)
- 脚膝 jiaoxi+X+头 tou / X: [m-](馒)
- 脚 jiao+X+头 tou / X: [m-](馒)
- 膝 xi+X+头 tou / X: [m-](馒), [p-](钵), [k^h-]
- ∂ 骹 qiao+X+头 tou / X: 腹 fu, 肚 du, 石 shi etc.

C. 后缀式 /Suffixed type: stem(膝 xi)+头 tou+X

- ▤ [k^həʔ]+膝 xi+[p-](+[l-])
- ✱ 膝头 xitou+[p-](+[l-])
- ✱ 膝 xi+[l-]+[p-]
- ∠ 膝头 xitou+X, 膝脑 xiniao+X, 骹头 qiaotou+X
- ∨ 膝头盖 xitougai